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一百九十八

楊錫

李維翰

袁應泰

薛國用

熊廷弼

王化貞

楊錫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南昌蠡二縣入為御史坐事調大理評事再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嘗偕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進副使墾荒田百三十餘頃歲積粟萬八千餘石進泰政二十五年春偕副將李如梅出塞失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餘人會朝鮮再用兵詔免錫罪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錫未至先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大

抵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
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常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已
入據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羅慶尚逼王京銳甚賴沈
惟敬就擒響導乃絕而朝鮮兵變之餘千里蕭條賊
掠無所得故但積粟全羅為久留計而中國兵亦漸
集九月朔鎬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
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總督邢玠
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略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策
將中軍李如梅將孫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
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烏山結三柵城外

以自固錫官遠來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
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錫以如梅未至不欲宣
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
兵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
無同志賊日夜發砲用藥糞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
十日不能下賊知官軍懈斂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
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錫大懼狼狙先奔諸軍繼之賊
前後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遊擊茅國器斃後
賊乃遠稽重多喪失是役也錄之經年傾海內全力
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錫既奔擊

貴奔趨慶州懼賊來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錫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錫遭父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閻臣庇之擬旨褒美旨久不下贊畫主事丁應泰聞錫敗詣錫咨後計錫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謂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錫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準營救乃罷錫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已東征事竣給事中楊應文叙錫功詔許復用三十八年起撫遼東襲抄花子鎮

安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開募時遠左多事錫力薦
李如梅請復用為總將為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
所劾錫跪辨乞休帝不問錫竟引去四十六年四月
我

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
翰趣總兵官張承蔭往援與副總兵顏廷相等俱戰
沒遠近大震廷議錫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
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圍大舉至七月

大清兵由鴉鶴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錫
尚方劍得新總兵以下官乃新清河遊將陳大道高

煇徇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蚩尤旗
長竟天孛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為敗徵大學士
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
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趣鑄進兵明年正月鑄乃會
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二
月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
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栢從鴉鶻
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
後而以朝鮮兵助擊琿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
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浚松欲立首功

先期渡渾河進至仁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
從三岔口出聞松懸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錫聞急徵止
如栢縱兩軍如栢遂不進縱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頗有新獲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紹縱既
入營營中大亂縱力戰死惟如栢軍獲全文武將吏
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
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
劾之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錫

連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李維翰睢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稅使高淮賤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葛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遼事大壞及張承蔭覆沒維翰猶獲善歸至天啓初始下吏論死周永春金鄉人官禮科都給事中齊黨方熾永春與忝詩教為之魁尋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代維翰為巡撫值喪敗之後依經畧調度羈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啓初言官連論開原失陷罪遣戍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
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繫河內穿太行
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隣邑皆享其利
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
度民懼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主事歷兵部武
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泰議山
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
得食更掇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賑戶
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久之起河
南右叅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遷事方棟應泰練兵

緜甲修亭障飭樓櫓闕外所需芻芟火藥之屬呼吸
立應經畧熊廷弼深賴焉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踰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
職代廷弼為經畧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
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
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
罪無赦嘉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
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
十八萬大將十人每奏陳方畧應泰歷官精敏強毅
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

應泰以寬綏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太饑多
祭蠶乞食應泰言賊不急收則彼必歸敵是益眾兵
也乃下令招降于是歸者日眾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月廩與民雜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
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
且叵測應泰方自詡得計將藉以抗

大清兵會三公兒之戰降人為前鋒陣死者二十餘
人應泰遂用以釋群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十
日我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

敗還明日降。入果內應城遂破。將戰。砲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遠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有九日。

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賊多死。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南，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壩而進。鏖戰良久，斬來者益眾。諸將兵俱敗，壘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

按御史張銓等分解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舒鉤部中傳聞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柝大戰又敗薄暮無樓火夫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慟屍太慟縱火焚樓死事聞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國用洛南人歷官小東右叅政分守遼海道以右僉都御史代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廷議將起廷

弼道遠未至乃進國用兵部右侍郎代慮恭為經畧
歷官醇謹無戩亂才會我

夫清兵不至賴以苟安無何請告竟卒于官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
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禦寬莫新疆八百里
徙邊民六萬家于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
論之下廷弼覆劾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八可
斬并及先任按臣何爾康原丕揚黨庇罪跪竟不下
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邊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

三分屯種可得粟者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搗粟輒生弊端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歲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劄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邊人以為神在邊數年杜魏遺核軍實按劄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技劄去廷弼亦聽劄歸四十七年楊鐫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錫經畧未出京開原失廷
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
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
閩朝鮮稱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閩不敢不服
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
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儲芻糧
修器械毋寤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
撓以掣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
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尚方劍重其權甫出閩鐵嶺
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

兼程進遇逃者輒奪歸新逃將劉過節王提王文勝
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提兵官李如楨以李
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濟濠繕城為守禦計
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畧請集兵十八萬
分布穀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害首尾
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更挑精悍者為
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于奔命
然後相機進剿蹀入帝從之廷弼之初抵邊也令僉
事韓原善往撫潘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
虎皮驛慟哭而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潘

陽優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
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變後數百里
無人跡廷弼又隨行軍士皆畏遂耀兵奉集相度形
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
固廷弼身長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邊卽持
守邊疆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諷罵不為
人下物惜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我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浦河將
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
中姚宗文騰謗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戶

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
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
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
宗文由是怨後貢緣復吏科闕視遼東士馬與廷弼
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先為御史生大計誦官遼
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
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于
朝國縉亦怨廷弼為御史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
意氣相得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國縉革以故意
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國縉門下

兩人蓋相此而傾廷弼及宗文歸疏陳遼土日威詆
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
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
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慆首劾廷弼出閩踰年漫
無定畫蒲河失守臣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批牒上
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
多事而對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款
為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
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
憤再疏自明云遼也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

還尚方剗力求罷片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
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速師覆沒
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
臣咸謂速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
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
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
將帥頌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
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勸帝
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後上疏曰臣蒙恩回籍

聽勸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遠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于上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我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艱然怒我及童蒙還奏俯陳廷弼功狀末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後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

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鶩弱遠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天啓元年，滿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誡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進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擠勞臣為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優詔起廷弼于家而擢。

王化貞為巡撫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
戶部主事歷右叅議分守廣寧蒙古炒花諸部長乘
機窺塞下化貞善撫馭皆不敢動朱童蒙勸事還極
言化貞得西人心勿輕調壞撫事化貞亦言遼事將
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深入會
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
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
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
恃三岔河為阻而三岔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寧
止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群

絡西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遂謂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言：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獲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若自固以侍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于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禦。帝亦從之。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軍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

師水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
于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胡先為之而山海
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
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畧遼東軍務廷弼固請尚
方劾議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
戶兵工三部白監軍道臣高士胡嘉棟督餉部中傳
國無罪銷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查主事劉國縉
為登萊招練副使葭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兼
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贊查用收
拾遼人心並報先七月廷弼將啟行帝特賜麒麟服

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
京營選鋒五千獲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
為經畧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
署叅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
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
窄難恃僅小難容今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
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
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
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
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

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
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
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
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
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
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乃請中諭化貞不得藉口
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平
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征
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之
議起矣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合朝鮮請亟

發勅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
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遠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
團練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
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于事有濟更宜發
銀六萬分犒朝鮮及遠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
俾承制拜除其東山曠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
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
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
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
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

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
已襲取鎮江奏捷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
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
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互
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偁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
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
降而西鄙虎墩兔炒花咸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
二千河上止逸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
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情可蓋也兵部尚書
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優趣之

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會
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
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
赴救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
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
舉化貞卒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驂而復素不習兵輕
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
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為內應信西鄙言謂虎墩兔
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
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

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
四萬而廷弼閔上無一兵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廷綏
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讞寬之
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
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
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鎮江之
提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
發之太早致敵恨連人屠殺四衛軍民殆盡反東山
之心寒朝鮮之胆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
屬國聯絡之算自謂奇功乃奇禍耳貽害京師力詆

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
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畧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
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
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畧名無其實違左事
惟拒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蓋恨至九月化貞猶言
虎墩免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
部欲以不戰為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
我入南道相拒二百餘里敵分兵未應亦須我自撐
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
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奔

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今臨事中亂難拒臣主謀于
中撫臣決策于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
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廷弼
既與化貞陳中朝石化貞者多誠廷弼給事中楊道
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刺廷弼
詆之垣道遂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述則言廷弼宜
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
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于譚筵忽問卜
年係叛族何擬僉事國繕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
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

數是時廷弼守謂邊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
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
守謂我一渡河河東人必內應且騰書中朝言仲秋
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知其必債事以疆場事
重無敢言其短者至十月永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
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
亦以廣寧可慮請勅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
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
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但責經撫

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日計惟樞部俯同于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並不悅廷弼乃復出閔至右屯議以重兵內獲廣寧外扼鎮武閔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東忠以萬人守閔陽又令羅一貴以三千人守西平復中全曰敵未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閔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謀者言遣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樞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

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報行者也臣疾趨出
闕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
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
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
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圍守之
為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圍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
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
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
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為敵人所
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

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養從征將士遠民賜復十年
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
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
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
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
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其議與廷弼
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
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劾一燦以用出
嘉棟卜年為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違事機難處之會

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
必內借閹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
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位閣恃有閹臣臣今
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
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
乃下廷臣集議初廷弼之出閹也化貞慮奪己兵權
佯以吏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
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于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
中有化貞心慵意懶語廷弼據以刺化貞化貞益不
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亟罷

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
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頁
外即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畢世嫉能妬功不去
必壞邊事疏并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
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
龍必不用命遼人為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
貞尚方劍若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
責吏兵二部再奏會

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
無何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

昇得功及祖大壽往會東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撤
營赴援二十二年遇

大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叅將鮑承先等先奔
鎮武閭陽兵遂大潰渠東忠戰沒沙嶺大壽走覺華
島西平守將一責侍接不至與叅將黑雲鶴亦戰沒
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叅議邢慎言急救廣寧為僉
事韓初命所沮遂退還時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為腹心而得功
潛降于

大清啟生縛化貞以為功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

奔走叅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闕署理軍書
不知也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大呼
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
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
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
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獲濟民入
闕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
二十六日偕初命獲濟民入闕化貞出嘉棟先後入
獨邦佐自經死得功率廣寧叛將逆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逝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
大震鶴鳴恐旬詣視師二月速化貞罷廷弼聽勘四
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
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行刑廷弼令
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
誓速殺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賕甚其罪
已逋者獲市人蔣應陽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
巨測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
畏卓蓮等遂希指趣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
等侍謀筵出市刊遼東傳譜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

脫罪斥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已御史
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
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矯旨嚴追登貲不足
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
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剄死兆珪母稱寃爾玉
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崇禎元年詔
免追贓其秋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廷弼寃曰廷弼以
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茅薈
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
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東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

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
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
在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
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
廷弼罪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
兵馬不與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
李光弼與九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扼河陽橋無
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
一門限不趨柁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
全亦無再駐泚水與晉人決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

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
同日道亨所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
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潘
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拒敵兵于橫河上于遼陽城
下鑿河列柵埋砲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奉
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撤不論乃其所由必
死則有故矣其才既寵蓋一時其氣又凌厲一世揭
辨紛紛致櫻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
道耳當廷弼被劫被逮之時天日輒為無光足明其
冤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從明年五月大學士韓爌

等言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今
其子疏請歸葬臣等擬稟許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
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
中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為慮請核
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聞大聲疾呼人莫為慮十年
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錫三路喪師
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錫一年
餘修飭守具遼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無
戰功攻使去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
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

起之田間復任經畧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群議皆足
化貞廷弼屢言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
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
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于此時死
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支撐寧
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
倉皇風鶴偕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
而不聽罪當未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
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廷頭足異處亦足為臨難
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

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賄賊拷
坐楊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衆借題
曲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
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
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喋不敢訟陳皇上之前臣
等平心論之自有違事以味詎官營私者何算廷弼
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魏忠
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
人在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
致獨厲顛幾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

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
垂仁臣所以兢兢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而實陰
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為大
謬也詔許其子持首歸葬五年化貞始伏誅

論曰兵家最忌中制明之東事固首犯之矣况又清
以衆口撓以私計互亂交誼決無不敗之理當時經
撫齟齬閩部復乖忤但獲門戶寧恤封疆廷弼雖有
匡濟之才左跋右掣全體俱困而欲賴其撐拄巖疆
誰可得乎且危急之秋難免憤激議者徒咎其剛褊
取曉則抑末矣要之天祚

興朝誰能抗禦是又難以區區人事較論也與

明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一百九十九

黃克纘

張鶴鳴

王象乾

崔景榮

王永光

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稅諭劾稅使陳增馬堂他惠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叅贊南京機務為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召理京營戎政政刑部尚書預

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
等八人坐盜乾清宮珠寶下吏克縉擬二人辟餘俱
未減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克縉言姜昇鄭穩山
劉尚理不持一物割避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
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况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
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自惟銷帝厚待選侍
則歡情自緩于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
克縉首入其言帝不悅責克縉偏聽命如前旨已楊
健陳移宮始末帝即宣諭廷臣脩述選侍凌虐聖母
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脩朕躬克縉皇恐上

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跡或涉于彰父
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為大孝若謂黨庇李
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
論之謬末言群賢持贊百萬借妄選侍為名妄希脫
罪克纘隨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畧言源溥
謂在神宗時為元子者為忠為福藩者非忠臣敢廣
之曰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為神考而全其
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為
二者者為忠為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
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宮牒之忿爭尤

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
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斥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
忌，不措。忠孝克繒，皇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
為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
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繒，是非舛謬。
克繒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故為諸人所惡。源溥復
劾克繒，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繒奏辨，再乞休。帝不問。
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廷臣議紅丸、克繒、述進、藥始末，力為方從哲辨。給
事中薛文周劾其賊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繒憤，援

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弑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毆
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縉先是帝宣
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選侍
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怒
然于是外議紛紛咸言前北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
諸請安選侍者蓋得藉為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
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抵牾如此克縉歷官中外清
強有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群小排
束林劄要典率推克縉為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縉移
疾詔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

東林召克縉為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
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
者不就卒于家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
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
累官陝西右叅政分巡臨鞏以才畧聞再遷右僉都
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
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孫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
滇人以三萬計皆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則為民今即
為盜又有紅苜環銅仁石仟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

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
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
餉九議令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進勦
標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御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
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
奪其關老蜡鷄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足
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
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晉並卧家園
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

督接師出閩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
十上帝乃尅期令兵部馬上督趣鶴鳴等始復任至
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夔乾出
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
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畧遼東性剛負
氣好慢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
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
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
疆而鶴鳴信化貞愈罵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
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

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尚
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道鶴鳴內慙且懼罪
乃自請行遣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
憚行遂過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
令捕間諜厚啗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
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言廷弼自解給事中
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東謙何薦可繼劾並
取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
蕭良佐侯震陽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殺丁
汝夔神宗遠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誠言廷弼

偵彊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燦尚書周嘉謨黨庇不全
出閔所致因欲言者為一燦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
司馬不以封疆家功罪于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
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
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
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
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
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
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于樹罵賊死年八

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嘉靖中進士累官貴州右叅議三殿工興採木蠻中以勞卒贈太僕少卿父之垣由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隆慶初陳皇后失帝意遷居別宮之垣抗疏諫帝報曰后有疾移別宮以暢意爾小臣何妄言之垣復疏爭不納萬曆間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入為戶部侍郎總督倉場致仕卒贈戶部尚書象乾舉隆慶

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出為保定知府歲凶借馬價銀萬兩賑諸邑約明歲
輸銀粟還官至期獲利數千悉散貧民資牛種遷河
南副使萬曆十七年進右叅政分守口北道駐宣府
自順義王俺答受封後他部皆納款宣府所直諸大
部曰哈喇慎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大落氣並驕悍
歲市賞銀二十七萬猶時跳梁象乾議裁之哀甲坐
市臺召諭諸部長皆憚不敢動卒裁四之一象乾機
警有騰畧善騎射熟外番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
世以暇呼大小諸部長犒以牛酒與馬射為戲諸部

長皆善曰那顏愛我那顏者猶大人也史車二部長
久保塞忽叛去巡撫王世揚用象乾計招之歸象乾
尋以修邊備功加右布政使二十二年擢右僉都御
史代世揚巡撫宣府累進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在事七年邊境無事轉左侍郎兼
前官代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兼巡撫四
川播州楊應龍初平分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設流
官其遺黨吳洪詭稱楊氏聚眾沙溪作亂結水西宣
慰使安疆臣為援象乾至討平之水西與播接境自
烏江北膏腴地六百餘里為楊氏所侵楊氏有難復

入水西至是議清疆界李化龍謂先屬播地宜歸之
朝廷象乾亦主之貴州巡撫郭子章以先討應龍時
檄疆臣協討訐裂土酬功今不當奪其故地與象乾
異議象乾遣使責疆臣退地子章不得已亦遣使趣
之貴州巡按畢三才劾兩人褻國體南北言官遂交
章詆象乾貪功啓募兵部尚書蕭大亨主言官議象
乾以中外多旃疆臣乃盡發其罪言征播之役疆臣
偽報職應龍子惟棟他首功可知至保敗棄陣送藥
往來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今還我侵地不究已往已
屬至仁若因其挾而與之彼不以為恩而我蓋示弱

德威兩失矣。因乞休致，并發疆臣遣使入京行賄狀。而兵部執如故。四川巡按李時華亦主予章大亨。即如其議，請勅兩地按臣劾奏。奏上，竟以地界疆臣增官進秩，其母亦賜祭。自是安氏益強，竟為後患。象乾亦下父艱歸，尋擢叙宣府安邊功，命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服闋起用。三十六年，劾遼總督缺官，詔起象乾任之。先是，朵顏長昂屢犯遼東，遣臣革其額，費長昂死于頽，暈大蟒，金兒愠結諸部，頻寇鈔後。又結虎墩兔腦毛大拱兔將窺薊門，象乾至檄諸將控要害，遣使諭諸部長。諸部長素憚象乾，願獻馬牛羊。

索駝贖罪通貢如故。彖乾及薊鎮巡撫劉四科許之。他部小長禿王燒餅撥計等亦誓不復叛。彖乾皆許。諾初，揮漢拱兔憤杜松哈流兔之襲大肆，獨斃及朶顏納款。彖乾遣使招之，給事中朱一桂、宋一韓交章詆其失。彖乾疏辨，兵部尚書李化龍言今日之事非戰則款，軍中事得便宜不必自疑阻帝，乃報可。當是時，薊鎮稍息兵而遼左時告警。三十七年十二月，長定堡失事。彖乾坐停俸。平年明年四月入掠爛蒲河。彖乾遣兵擊敗之。又明年八月，泰寧炒花等犯鎮安堡及清河，皆敗去。他部以兒鄧等代為乞款，遼左亦

稍安二品三年滿進兵部尚書四十年正月召理部
事叙清播州地及平貴州苗功加太子太保世廕錦
衣指揮僉事四川建昌番作亂議大征象乾上機宜
十事後果有功吏部尚書趙煥罷命象乾兼署其事
既存鄧元標越南星鍾羽正王德完臣大倫馮從吾
不報俄言兩京大臣及在外督撫多缺官紀綱廢弛
陛下何不為宗社計亦不報福府莊田定三萬頃有
司所括尚少十之六象乾乞盡免之語極危切帝雖
不從主卒自減一萬頃四十二年正月象乾以去歲
邊餉缺至一百八十三萬言近日脫中之變一見于

遵化再見于薊門三見于永平九邊效尤禍亂叵測
請令廷臣各行所見彙奏御前此奏上而帝不報象
乾不得已請借之兵工二部太僕寺及南京戶兵工
三部得一百十有四萬不足則取天下鹽課乃報可
帝遵太后遺詔大赦天下中及起廢象乾即錄上八
十八人迄不叙用齊楚浙三黨勢成象乾雖齊人其
掌錢政不為用數見排抵象乾亦數引退詔承傳歸
天啓元年遼陽破廷臣請用象乾帝特遣官貴勅召
之至京兵部尚書崔景榮謝事即命象乾代象乾以
年老目瞶不欲任部事疏陳守禦閩外及招撫掉漢

諸部方畧帝大稱獎會薊遼總督文球罷勅彖乾兼
右都御史代之二年正月王化貞棄廣寧逃列城盡
濟軍民男婦未入關者數千萬彖乾閉不納及聲震
山谷聞三日熊廷弼至彖乾乃閉門納軍民而與廷
弼計兵事及廷弼罷行遼尚書張鶴鳴經畧尚書王
在晉先後至共為守關計而已朵顏賴暉大蟒金兒
煖太東不的胡素等三十六家及哈刺慎罕索羅勢
伯彥黃台吉等諸部遂乘間居關外地遼左素富饒
諸部恣掠奪陽言助朝廷守遼彖乾百方慰撫之乃
稍輸器物粟米易民布帛然索新舊賞不貲彖乾一

切德之與立約契掛刀設誓又付在晉至歡喜嶺定
撫事乃還鎮察雲時廷議若以撫事屬彖乾彖乾亦
以東事方與不可復生患于西力以撫事自任已而
掉漢虎墩兔炒花小歹青等俱臨邊索賞彖乾典在
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諸部皆就款如彖
顏自閔以東願息警後孫承宗代在晉盡逐諸部出
之外三年冬叅將王楹出邊為胡素部下所殺承宗
怒將討彖乾恐壞撫局留其貢使于喜峰口令縛獻
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千餘金承宗言賞即應增
不宜增于此日疏刺之言官亦致彖乾方丁繼母憂

候代疏辨且乞罷帝優奇嘉勞之已從承宗議廢總督不設象乾乃得歸宗禎元年虎墩兔以部將入將平堡鐵事被讎怒大入大同廷臣多請召象乾帝從之象乾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命仍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至京召見慰勞甚至時年八十三矣帝咨以方略奏言棟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剌慎伯彥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去歲卜石兔為虎墩兔所襲盡收其衆勢益盛今諸部惟永邵卜最强衆三十餘萬合卜石兔兵可禦棟漢帝曰虎墩兔不受款奈何對曰當漸圍之帝曰我不款如何象乾造

滕密奏語不盡聞帝命與袁崇煥計議賜宴而出象
乾抵陽和遣使招諭虎墩兔與定約廷議以象乾老
病令大同巡撫張宗衡暫理督府事陽和副使宋統
啟代行文書象乾右撫事不中制象乾命統啟及總
兵王牧民等詣殺虎堡與議款定賞八萬一千而還
卜石兔永邵卜故有馬市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步
銀三十二萬是時卜石兔為揀漢所逐得其順義王
印因言代卜石兔守邊額仍進馬給價象乾不得已
許之款事既定宗衡不知上疏力言揀都畿困可圖
款非策帝頗疑之象乾力爭帝卒用其言以定款時

棟漢寶衰弱畜牧匱乏欲互市而馬不可得因卜石
危時有折價例援以請象乾因言互市之馬悉駑駘
無濟戰守不如從其請少予之價可省金錢十數萬
兵部尚書王洽等言有馬斯有價無而畀以價與督
臣前疏有一馬乃予一馬之價何自相背也帝心知
其非重違象乾意從其請象乾衰病益甚乞歸疏十
四上始許乘傳去明年五月卒贈太師王氏自重光
而後子姓科第最盛之輔舉人戶部員外郎之猷之都
象蒙象節象斗皆成進士之猷按察使之都開封知
府象蒙御史象節檢討象斗主事而名位尤可紀者

有象晉象恆象復象春象坤象雲等數人云象晉字
予進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
忤詩教韓浚用事象晉與同鄉不附浚佐京察貶其
官二秩天啓初起浙江按察知事崇禎中累遷河南
按察使蘭陽王藉蒙興大獄株連許州諸生五十餘
人悉平反之遷浙江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三而
卒予與弟字百斯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
坐事被謫不復仕流賊陷京師遣偽官至新城與妻
于氏子諸生士和登樓自經死士和妻張氏十五年
城破先自經死象恆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授

御史大風折正陽坊火焚隆德殿疏陳時政缺失語
甚切直楊錫出師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守潼關事為
戒已而果敗天祿初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
諸府織造中官李寶劾罪松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同
知楊姜彖恒白二人無罪力詆寶報聞卒官贈兵部
右侍郎彖復字完初由選貢生歷官保定同知忤魏
忠賢削籍崇禎元年給事中仇維楨劾吏部郎中周
良材言彖復一外吏耳署新城縣事不肯拜忠賢祠
忠賢遣其儻夜半叩城門不啓由此發怒呼吏部尚
書周應秋與良材文致其罪彖復遂削籍以彖宰之

尊特糾一外吏有此法乎乞治良材罪還象復官從
之仍起佐保定尋謝事歸四年十二月李自成等犯
新城象復偕其子舉人與夔佐有司拒守兵敗皆死
之父于屍抱持不可解贈光祿少卿與夔贈范平知
縣象春字季木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與陝西文翔鳳
並有文名分考順天鄉試言者劾其取士有私謫上
林苑典簿天啓中累遷南京吏部郎中坐東林黨削
籍象坤字子厚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萬曆中歷官山
西左布政使有清操都御史溫純乞頸陟一人以風
天下謂莫如象坤云象雲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大同

永清二縣崇禎二年冬永清被圍象雲堅守以功徵授御史四年春疏劾王永光推用巡撫之謬言用一仙克謹而山西壞用一王元雅而蜀鎮壞用一王順行而陝西壞用一郝士奇中州有危亂之形用一熊文燦閩海有寇掠之警中無確見提撥隨人外寄于無賴之張道濟內委于繫積之吳鳴虞政以賄成官由邪敗陛下何愛此人使破壞天下不納其年坐事錫秩調用已劾周延儒溫體仁謂自二人輔政以來天下有三滿五盡之患何謂三滿秦晉齊魯車遵寇盜江西河南川蜀閩越又皆見告是盜賊之亂滿天

下士怨于朝民怨于野軍怨于邊是怨怒之氣滿天下
下杆控充盈赭赤載道得情平反曾無一人是網羅
之設滿天下何謂五盡海內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無
一樂土則封疆敗壞之盡言官職在進言而即以言
罪之法官職在執法而即以法罪之則人才摧折之
盡正派未見又有加派見徵求已又有預徵小民一
年輸二年之賦則在下之脂膏盡在上之積貯亦盡
二輔溺職曠官若此陛下猶優容不斥日復一日臣
恐天下益危天下之事益難而敗壞盡帝雖不用其
言亦不罪也官終山西奏議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
推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
南最後按四川積憂卒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
劉綎兵廣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
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界安氏景榮不可會
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為請蠲蜀一歲租卹上東五
路罷礦使化龍疏叙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
卿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
掠景榮覲督戰破之因議革真賊諸部賞諸部懼請
與銀定絕銀定既失真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

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
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
年入為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
踰年起宣撫大同總督召還晉兵部尚書會遼潘失
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
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
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尚書當是
時魏忠賢益國柄群小更相倚附遂尚書趙南星即
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此至忠賢飾大宴以待景榮不
赴錦衣帥田爾耕未獨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

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
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
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中救楊璉左光斗廣
微不得已為具揭尋以景榮書為微曰景榮教我也
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獲東林婿
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
年卒贈少保

王永光長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吏
部文選郎中泰昌時官工部左侍郎署部事頗有所
執奏天啓初擢南京右都御史就逮刑部尚書召改

戶部督倉場尋以本官掌南京都察院永光居官廉
而為人强悍陰鷲雅不喜東林東林方柄用永光不
自得及與南察私刑部郎范得志與御史王允成等
議不合疏劾之為御史李應昇所論永光乃自引歸
既而魏忠賢竊柄盡逐東林永光與忠賢同鄉又為
東林所擯忠賢黨崔呈秀徐大化輩盛稱永光五年
春起南京兵部尚書其冬召改北部尋加太子太保
六年三月詔遣中官劉應坤等鎮守山海關永光再
疏諫不納忠賢興大獄殺楊漣左光斗等又逮周起
元周順昌七人會王恭廠災帝下詔修省永光上言

繫囚半歸秘獄追贓輒墮生足傷好生德至秋後與
不時並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舉上干天和猶
諸獄悉付法日而減免其罪疑者且暫停土木工作
還票疑于政府付邢正于公拜其疏中言背公植黨
者已伏辜破壞封疆者已肆市蓋指楊鏈熊廷弼等
而是時朝無讜言永光詔獨危激天下頗傳誦之志
賢等以永光與為異大恨矯旨數百言事為解釋卒
不斥永光其月朝天宮又災永光率僚屬申論諸臣
所條停刑罷稅二事請速行之語復切至當是時周
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猶繫秘獄未死

永光疏上忠賢革愈怒矯旨黜讓永光遂連疏移疾
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未幾改吏部永光在天
啓朝為忠賢引用心頗不善其所為然與相比久魏
良卿封伯永光援劉永誠從子聚封寧晉伯為例且
有廠臣純忠許國正色立朝諸語廷臣共指斥為忠
賢遺黨而是時莊烈帝初政東林大盛永光雅相警
及奉詔同定逆案凡疏頌者悉不免帝獨寘永光不
問廷臣以永光附逆不當使定案誅戮之永光內慚
益相水火嘗用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御史姜兆
張劾其黨奸已用田仰巡撫貴州御史徐尚勛劾其

受囑且言永光五不當留自是禮部主事王永吉御
史顧其國李長春吳姓毛羽健張繼蓋王象雲馬鳴
世給事中升四維劉斯珠陳良訓張鏡心相繼論之
永光遂發憤為難謀引史塗高捷袁弘勛自助三人
者克悍無賴方家居永光再疏薦之韓爌等爭不能
得帝特召用三人三人遂為永光謀主而錦衣指揮
張道儉亦附之日以排東林為事永光又與溫體仁
合欲借袁崇煥獄株連天下清流盡翻逆案已而不
果永光欲用王之臣呂純如事亦中寢語錯見錢龍
錫溫體仁周延儒文震孟傳中無何體仁柄政東林

斥過半永光益得志惡言路異已多以年例出之吏
科長例不外遷永光憾陳良訓輒出為湖廣叅政他
舉錯多私間摘發部中一二奸事以結帝知帝深惡
廷臣植黨永光初秉銓即以破散東林黨為事帝因
已喜之及見言路交擊謂永光孤立益眷永光永光
仗體仁益行以缺刻群小趨若鶩而弘勛道濬益交
閔為奸利四年春給事中葛應斗廉得弘勳納叅將
胡宗明主書趙建極厚賄請托吏兵二部狀劾奏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亦亟發弘勳道濬招權納賄事兩
人下獄謫戍于是給事中吳執御劾永光誨賚案墨

不可表率百僚永光遂被詰責罷去久之卒

論曰黃克纘包荒的論極便于宵人然要典一書則
欲蓋而彌章也張鶴鳴袒任化貞偵事之後一書莫
展猶多設怯過終濡跡于權門中柅如此安得無壞
乎王象乾雅耽諸練中外嘗倚之晚膺鎖鑰之寄閉
閣而外亦未聞有所著也在景崇進由閣墜徒狼狽
以老王永光奸狀一露莫可收拾遂悍然肆志而不
顧矣觀象雲三滿五盡之奏當時朝局固無一可言
其日淪于喪敗也宜哉